

目 次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Ⅲ〕

| | |
|---------|-----------------|
| 双重家庭 | 丁世中译 (3) |
| 家庭的和睦 | 陆乘慧译 (92) |
| 菲尔米亚尼夫人 | 秦 雨译 王文融校 (138) |
| 妇女研究 | 王文融译 (167) |
| 假情妇 | 沈志明译 (179) |
| 夏娃的女儿 | 陆乘慧译 (247) |
| 信使 | 陆乘慧译 (397) |
| 石榴园 | 黄晋凯译 (414) |
| 被遗弃的女人 | 黄晋凯译 (442) |
| 奥诺丽纳 | 傅 雷译 (493) |
| 高布赛克 | 陈占元译 (585) |
| 题解 | (658) |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Ⅲ〕

双重家庭

献给路易丝·德·屠尔海姆伯爵夫人^①

以志怀念和深情的敬意

她谦卑的仆人

德·巴尔扎克

当年在巴黎市政厅周围的老城区，有几条很曲折、很阴暗的街道；圣约翰回旋栏街就是其中之一；它顺着市政厅的小花园曲折蜿蜒，直到同马特鲁瓦街相交处，准确地说，是延伸到如今已经拆除的一垛旧墙的墙根下。当年还能看到这里设置的S形回旋栏，这个街名便是由此而来的。栅栏到一八二三年才拆除；那一年，市政当局决定在市府小花园的旧址上建造一座可供举行舞会的大厅，准备用于欢迎昂古莱姆公爵^②从西班牙远征归来的庆祝活动。这条街的最宽处是在与迪克赛朗德里街交叉的路口上，但也只有五法尺光景。所以，一遇多雨季节，便可看见滚滚的浊浪冲刷沿街老房子的墙基，将家

^① 韩斯卡夫人的女友，常住在维也纳。巴尔扎克一八三五年旅居维也纳时曾是她姐姐和表兄的座上客。

^② 昂古莱姆公爵（1775—1844），查理十世的长子。一八二三年曾指挥法军远征西班牙。

家户户倒在墙角的垃圾席卷而去。垃圾车是无法通过这里的，住户们只好指望狂风暴雨来打扫这条终年泥泞的街道，试想，这条街怎能干净整洁呢？当盛夏的骄阳直逼巴黎的时节，一片金灿灿的光芒象刀锋似的晃眼；但它却只能照耀这条阴暗的街道于一时，而无从晒干那股经久不散的潮气——它从底层到二楼，团团围住了这些幽暗寂静的屋子。住户们在六月里从下午五点起就得开始点灯，一到冬天更是昼夜不熄了。就是在今天，假如有一位大胆的行人想从沼泽区^①走到塞纳河滨，假如他从茅草街的尽头出发，途经武士街、劈柴街、双门街直抵圣约翰回旋栏街，那么他还会觉得自己似乎一直是在地窖里行进。报刊的专栏常常吹嘘老巴黎的辉煌灿烂，其实老巴黎几乎所有街道都类似这种阴暗潮湿的迷宫。好古之士倒还可以在这里鉴赏若干罕见的历史遗迹。比如，当年回旋栏街与迪克赛朗德里街交叉的街角上那所老房子还没有毁坏，观光者可以在那所房屋的墙壁上看到两只大铁环的残痕；那是当年本区的治保官员为了确保社会治安，要求每晚拴上链子的残迹。这所房屋以古色古香著称；从建房时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更可见出这类旧宅的有碍健康。为了使底层保持洁净，就将楼房的地窖顶升到比地面高出二法尺左右，这样便迫使来客在进屋时登上三级台阶。独扇大门的门框形成一个半圆拱形，拱顶石上装饰着美女头像和阿拉伯风格的图案，由于年深日久，花纹已经剥蚀了。底层朝向回旋栏街的一面有

^① 巴黎的老区之一，在今第三、四区的地段内。从十七世纪起建有许多高级住宅，但十八世纪以后，该区居民多属中下阶层。

一小套房，开有三扇窗，窗台约有一人高，就从那小街上取光。在这几扇已有破损的窗户外面，加装了几根稀稀拉拉的粗铁条儿，算是防护措施；铁条的末端隆起一个小圆球，和面包房里的炉条很相象。如果白天有哪位好奇的行人朝套房的两间小屋张望，那么他肯定会一无所获。因为只有在七月骄阳的照射之下，才能窥见第二间屋里的一方凹处，里面嵌着两张木床，床上铺着绿哗叽毯子；整个凹处都是老式木工活儿。不过每当下午三点钟光景，烛光一亮，便可透过头间屋子的窗户见到一位老妇人：她坐在炉角边的一张板凳上，拨着炉火，煨着一锅浓汁嫩肉，那是一般看门女人惯做的家常菜。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屋子的后墙上挂着寥寥可数的几件炊具和家用器皿。还能看见一张旧桌子，支在X形的木架上；桌面连一张台布也没有，直接陈放着几件锡制餐具和老人刚做好的那份菜。这间屋子既是厨房又作餐室，权充家具的还有三张破椅。壁炉台上放着一面破镜子、一块打火石、三只玻璃杯、几根火柴和一只只有缺口的白色大水罐。在这片阴冷的栖身之地，一切都陈列得井然有序，焕发着勤俭的精神，所以无论方格地板、日用器皿还是壁炉灶具，看上去都挺顺眼。老妇人苍白多皱的容貌同阴暗的街道、破旧的房屋倒也颇为协调。假如你看见她坐在椅子上养神的姿态，你一定会觉得：她对这所房屋的依依不舍，有如一只蜗牛对自己褐色硬壳的留恋。在她的表情中，一种难于形诸笔墨的狡黠，透过平日略带做作的老好脾气而时有流露。她头戴一顶珠罗纱圆便帽，但也难以将银白的发丝统统遮住。她有一双灰色的大

眼睛，如同那条小街一样静谧。她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和墙上的裂缝可谓异曲同工。出身寒微也罢，家道中落也罢，反正她对那忧患的生涯似乎早已抱定逆来顺受的态度。从日出到日落，除了围炉举火和提篮上街以外，她一直坐在另外那间小屋子里，面对一位年轻姑娘，紧挨最后那扇窗户。白天任何时候，过路行人都能够望见这位青年女工；她总是静坐在一张老式的红绒安乐椅上，埋头于一具刺绣绷架，勤奋不息地劳动着。母亲则在膝上放一只墨绿色的鼓筒，专心抽制一圈圈的珠罗纱。然而她用指头转动线轴已相当艰难。因为目力衰退，便在她那六旬老人的鼻梁上架起一副旧式眼镜，全凭鼻翅鼓足张力，方能维持它不致掉落。夜幕一降临，这两位勤劳的女工便在中间放上一盏油灯，让光线透过两只装满水的玻璃圆瓶，把各自的活计照得通亮：一位借以辨明从鼓筒的线轴里抽出的最纤细的线头；一位便可识别刺绣图案上最工巧的笔触。铁栅栏的曲度，使姑娘得以在窗台上置放一只长方形木盒，里面盛满泥土，好好歹歹长着几株香料豆、几棵金莲花、一株枯瘦的小忍冬，和几茎牵牛花——那牵牛花病弱的枝藤也攀附上了铁栅栏。这些几近枯萎的植物毕竟长出了若干苍白无力的花骨朵儿，为窗棂里的画面平添了一层忧郁妩媚的韵味，使镶嵌其间的人物更显得和谐动人。过路人哪怕自私透顶，只要看见这室内的场景，也可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生活窥一斑而知全豹了。看来这位刺绣女工全仗着这种针尖上的手艺过活。很多涉足过回旋栏街的人都不禁纳闷：一个年轻的姑娘，在这等土窖子里过日子，怎能保持住鲜润的气色呢？假定

有一位大学生，途经这里去拉丁区^①，那么凭着想象力的驰骋，他定会产生种种联想，把这默默无闻、苦捱岁月的生命比作装点清冷石壁的长春藤；比作终生含辛茹苦、养活了别人而又于无声无臭之中诞生、耕耘、亡故的农夫。一个坐收年金的人，则必会以业主的目光将这座房屋打量一番，然后思忖着：“万一哪一天刺绣不复时兴，这两个弱女子又将何以为生呢？”还有一些在市政厅或司法院担任一官半职的人，上、下班都得按时经过这条小街，他们当中或许会出个把心肠慈悲之辈。也许有一位鳏夫或一位年近四十的阿多尼斯^②，于反复探测这苦难生涯的种种秘密之余，指望着有朝一日母女俩向外界求援，他也就乐得不太破财地娶下这位天真无邪的女工，她那双既丰腴又灵巧的纤手、她那柔嫩鲜润的颈脖和白皙平滑的肌肤（这诱人的姿色或许正得之子在这条暗无天日的小街上长居久住）早已令他赞叹不已。也许有这么一位年收入不过一千二百法郎的老实敦厚的小职员，由于日日目睹姑娘热忱的劳作，十分看重她那纯正的品德，便指望自己获得擢升，好将两条默默无闻的生命结合到一处、将两个人不屈不挠的苦干拧成一股绳；那么，他至少可以借男子汉强劲的臂力来支撑她的生计，并将一种恬静平和、色泽象窗台上的花朵一样淡雅的爱情奉献给她。这一类朦胧的期待，为老妈妈暗淡无光的灰眼睛增添了许多生机。早晨，用完一顿极简单的早餐，她就回到座位上抱起鼓筒；那倒不是为了尽职，而多半是摆摆样

① 巴黎的文教区。

② 借喻。阿多尼斯原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子；因为她将眼镜放到了一张红木制的小针线台上，那针线台跟她自己一样也是上了年纪的。然后，从早上八点到十点钟左右，她就检阅起路过小街的常客来；她采集人家的目光，品评人家的举止打扮、音容笑貌，好象是为着女儿的婚事在同他们讨价还价；她那双表情丰富的眼睛，仿佛正在暗中牵线，竭力使双方建立起融融的情思。不难猜到：对她来说，这检阅好比观剧，也许这就是她仅有的乐趣。女儿很少抬头张望。由于害羞，或者是由于对自己的贫困感到难堪，她似乎整天都埋头于那副绷架。只在老妈妈发出惊讶的呼叫时，女儿才在路人面前露出一露她那带着倦意的容颜。一位身穿崭新礼服的小职员，一位胳膊上突然挽着一个女人的常客，往往有幸看到这位年轻女工微微翘起的鼻尖，她那玫瑰红的樱桃小口和那虽已疲惫不堪、但却依然生机勃勃的灰眼睛。辛劳的不眠之夜，只在她的眼睛下方、颧骨之上鲜润的皮肤上留下两个微微泛白的眼泡。这可怜的孩子仿佛是为了爱情与欢乐而生的：为爱情，她那双眼皮之上描着两弯姣好的蛾眉，她的头上生着又浓又密的浅栗色头发，她尽可将自己掩蔽在这一头浓发之下，好象是为了避开情人的目光而躲进深闺绣阁；为了欢乐，她那天生善动的鼻翅儿，便在鲜嫩的面颊上造成一对小酒窝，令她在开颜一笑之间将万般愁苦置于九霄云外。欢乐是希望之花，欢乐赋予她力量，使她毫无畏惧地正视艰苦的人生之路。姑娘一向很注意仔细梳理自己的秀发。按照巴黎女工的习惯，她的晨妆似乎就在于将头发梳理得平滑熨帖，将两鬓卷成两道波浪，把白皙的皮肤映衬得更加秀美。她那齐着颈脖的

发根儿，形成一道清晰的深褐线条，又为她增添了一层妩媚，令人倍感那青春的魅力。旁观的路人见她专心工作，不为外界的杂沓之声所动，准会说她是惺惺作态。诱人的希望果然更加挑起了一般少年的好奇心，使他们频频回首，徒然想看一看那羞怯的容貌。

“卡罗琳娜，咱们又多了一位常客哩！以前那些人可都不及他呀！”

母亲低声说这话的时间，是一八一五年八月的一个上午。这话倒引起了年轻女工的注意，于是她朝街上看了一眼，但那陌生人早已走远了。

“他朝哪儿飞啦？”姑娘问。

“下午四点钟，人家没准还会打这儿过。我盯牢他，到时候我轻轻踢你的脚。他一定还会路过这里的，因为他经过咱们这条小街已有三天。不过时间没个准儿，头一天是六点，前天是四点，昨天却是三点。记得从前也偶尔见过这人。他大约是市政厅的一位职员，眼下搬到沼泽区去了。”

“喏，”老妈妈朝街上看了一眼，接着又说，“咱们那位穿栗色礼服的先生，今天戴上假发啦！这下他可大变样了！”

这位穿栗色礼服的先生，大概是每天川流不息的队伍的“队尾”，因为老妈妈说着又戴上了眼镜，拿起手里的活计，同时叹了一口气，向女儿投去一道奇特的目光。恐怕连拉瓦特^①本人也很难对之进行透彻的分析；这目光中既有赞叹，又有感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哲学家、诗人，“面相学”的首创者。

激；既含着改善光景的某种期望，又混杂着生了这么个标致女儿的自豪感。下午四点钟光景，老妇轻轻碰了一下卡罗琳娜的脚：姑娘猛一抬头，恰好看见这位新来的男角儿；今后他的定期出场，将为这出戏增色不少。这男子年近四十，身材高大颀长，面色苍白，着一身黑礼服，举止仪表颇为庄重。当他那浅褐色眸子的锐利目光与老妈妈暗淡的眼神相遇时，她不觉浑身一震；她感到他好象有一种洞察人心的禀赋或习惯；还预感到他待人接物一定同这小街上的空气一样冰冷。但在他那张威严的面孔上，脸色却灰里泛青，是因为操劳过度，还是体虚气衰？这问题在老妈妈心中可以找出二十种不同的答案。但在第二天，还是卡罗琳娜首先猜到了其中的原委：他的前额易蹙多皱，定是胸有积郁；他的面颊略显干瘪，那是苦难留下的印记，仿佛是令受难者彼此能够识别，借以相互慰勉，并且齐心协力地应付厄运。这时天气酷热，加上这位先生神不守舍，竟忘了戴帽子就匆匆走上这条不卫生的小街。卡罗琳娜于是得以看见他长着一头毛刷般的短发，使他的表情显得更加严峻。起初，姑娘眼神里闪动着一种天真无邪的好奇心；随着这位路人渐渐远去，活象送殡行列中的最后一名亲属，姑娘的眼神不觉染上一层充满同情的温柔色彩。卡罗琳娜一见这男子，就得到一种强烈的印象；虽然谈不上富于魅力，但同其他过客引起的感受相比，情形却大不相同。她头一遭儿对自己和母亲之外的陌路人产生了一种同情心。老妈妈絮絮叨叨地把种种异想天开的猜测当作谈资，女儿嫌烦而没答理她，不声不响地只顾在绷开的珠罗纱上飞针走线。她很惋惜自己未能

好好端详那位陌生人，只得等第二天再明确对他的看法。小街上一位经常出现的过客引起她的联翩浮想，这还是头一遭儿。平素，做妈妈的嫁女心切，把每个过路行人都假定为女儿的夫君，生出种种猜想。姑娘只好抿着嘴儿苦笑罢了。这一类冒失的想法不曾引起女儿的那念，不能不归因于她那顽强执着的劳动；不幸这无法减免的工作正在消耗她那宝贵的青春活力，总有一天会损及她那清澈的目光，或者从她白皙的双颊上，夺去那眼下还是娇艳动人的姿色。大约有整整两个月的光景，这位黑衣先生（这变成了他的雅号）的行止毫无规律：他不一定总是途经回旋栏街，老妈妈同他常常是上午不曾谋面，下午却有幸相遇；他不象其他公务员那样严格按时往返，那伙人简直变成了克罗夏尔太太的时钟。头一次相遇时，他的目光曾使老妈妈吃了一惊；此后，他的眼睛似乎再也没有留意过由这两位女奢神构成的那幅别具风情的图画。那时的回旋栏街，除一家废铁铺有两扇朝街的大门和一个黑黢黢的店堂外，便只有一些带铁栅栏的窗子，由此透入的光线又通过若干气窗给邻舍的楼梯照明。所以那位路人的冷漠态度，就难以归之于有什么危险的情敌了。于是，克罗夏尔太太便更加纳闷：这位黑衣先生为什么总是那么忧心忡忡呢？他不是低头瞧地，便是昂首远眺，似乎要透过回旋栏街的迷雾去预卜未来。九月末的某个早晨，在那间黑屋子昏暗背景的映衬下，卡罗琳娜·克罗夏尔活泼的情影显得格格外楚楚动人。迟开的花朵，同已略显凋敝的枝藤在窗棂上交错环抱，把她的容颜映照得尤其光艳夺目。而且，在这帧日常小景图上，本来就是明暗互衬，

红白相交，恰与温柔的姑娘正在刺绣的细纱织物辉映成趣，还同两把安乐椅褐、红相间的色调形成了活泼的对照。于是那陌路人便仔细欣赏了一番这动人画面的美好效果。却说老妈妈早已对黑衣先生的淡漠态度感到难以忍受。这天便故意把线轴儿弄得轧轧直响。那位愁容满面、心事重重的过路人听到这古怪声音，不由得抬头看了看。他同卡罗琳娜只不过交换了一个眼风，而且是转瞬即逝的一个眼风，却已使他俩的心灵有了轻微的联系，两人都预感到：他们是会相互思念的。下午四点，当陌生人再路过时，卡罗琳娜从嗒嗒有声的石板路面上辨出了他的足音。当他俩相互凝望的时候——这在双方都己是一种“蓄谋”了，——那位过客面含微笑，眼光里洋溢着善意；卡罗琳娜羞赧得面红耳赤。老妈妈则心满意足地在一旁观察着他们俩。从这个难忘的上午之后，黑衣先生便每日经过回旋栏街两次，绝少例外，而那例外也总会被母女两人察觉。他下班的时间不固定，母女俩由此断定他不同于一般低级职员，他既不易从公务中脱身，也无须严守作息时间。在冬季前的三个月里，卡罗琳娜同这位路人每天见面两次，每次的时间也就是从她家门以及三扇窗户前走过的瞬间。这类匆匆的会晤起初是心照不宣，渐渐便带上了几分情谊。他们两人，经过反复端详之后，从开始的略有所知，发展到相知甚深。不久之后，竟变成了那人对卡罗琳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造访。假如当这位黑衣先生走过时，竟忘了以他那富于表情的嘴唇或褐色眼珠的友好目光，向她泛起一种欲露还敛的微笑，那么她就会整天若有所失。她好似这样一类老人：他们把天天读报

当成一大乐趣，即使在某个隆重节庆的次日，或是由于忘记了这一天无报，或是由于心情烦躁不安，他们照旧会失魂落魄地向别人讨取报纸。他们正是借此来填补生活的空虚。不过，对于那位陌路人犹如对于卡罗琳娜，这类短暂的晤面已变成好友间的喁喁私语。姑娘的忧患哀愁都逃不过那位沉默的男友聪敏犀利的目光；而男友有了牵肠挂肚的心事也决计瞒不过卡罗琳娜的慧眼。

“他昨天准保遇上了伤心事儿！”那女工看到黑衣先生的憔悴面容，常常产生这种想法。

“哎呀，他准是公务非常繁忙啊！”一旦她察觉到某种蛛丝马迹，便不禁发出这样的叹息。

那陌生人也猜得出：姑娘要在星期天赶着绣完那条令他颇感兴趣的长裙。缴纳房租的限期日渐逼近，他看出她那美丽的脸蛋上堆起了一层愁云；他还看得出卡罗琳娜什么时候又度过了不眠之夜。而她更加注意的是：随着他俩交谊日笃，摧残她那如花娇颜的种种忧思正在渐渐消散。秋去冬来，装点窗栏的枝叶纷纷枯槁残败，窗户也随之紧闭了。这时，那陌生人发现：玻璃窗上与姑娘齐头高的地方，灯光却显得分外明亮；于是他发出了一丝甜甜的会心微笑。那盏微火寒灯，那勾出母女俩头像的微红的投影，无异于向他暗示这小家庭生计窘迫。不过，他若眼神里流露出些许怜悯的表情，卡罗琳娜便高傲地装出快乐的样子作为回答。然而，他俩内心萌发的感情却始终埋藏着，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让他们彼此了解到这感情的强烈和深广。他俩甚至从来没有听见过对方的声音。

这一对无言的朋友，象提防灾祸一样，都避免作进一步的交往。双方似乎都在担心，惟恐在对方的厄运之上再增添什么不幸。也许正是这种友爱的思虑，迫使他俩裹足不前吧？也许这是出于利己的顾忌，或那种足以使偌大城池的居民各负一隅、老死不相往来的无情猜忌吧？觉醒中的秘密心声是否正在警告他们，危险的事端也许近在眼前！很难解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绪；它既为他俩缔结了友情，又令他们相互存着戒心；既使他俩彼此倾慕，又让他们淡漠相处；既令他俩本能地相傍相依，又在事实上相隔千里。或许这是因为双方都想保持自身的幻觉吧。有时候黑衣先生似乎担心这花朵一般鲜嫩的嘴唇会不会吐出粗言鄙语，而卡罗琳娜则似乎深感自己不能与这位神秘君子门当户对；他身上的种种特征都说明他既有钱、又有势啊。至于好妈妈克罗夏尔太太，她对女儿的优柔寡断几乎有点儿愤愤然了。对黑衣先生，她一向报以恭顺友善的微笑，现在却摆出一副赌气的样子。她十分苦恼地向女儿抱怨：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还不得不天天围着锅台转。她的风湿病和鼻炎也从未象现在这样严重，折磨得她不停地唉声叹气。这年冬天，她也没能按照卡罗琳娜当初的计划，抽制出那么多珠罗纱。这种状况延续到将近十二月底。那是面包空前昂贵的时节，眼看粮价就要上涨。随之而来的正是一般穷人觉得格外难熬的一八一六年。这时，那过客从他不知名姓的姑娘脸上，发现了深愁隐痛的痕迹，即使她面带亲切的微笑，仍不能将这种痛苦遮尽。不久，他又从卡罗琳娜困倦的眼神里看到了通宵苦干的迹象。在这月底的某个夜晚，他一反

常态，在凌晨一点重新来到圣约翰回旋栏街。夜间的寂静使他在离卡罗琳娜家门挺远的地方就听到了老妈妈的哭诉和年轻女工更加痛苦的叹息；那声音伴着霏霏雨雪的滋滋细声传入他的耳际。他竭力放缓脚步慢慢接近。接着又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屈身蹲在窗下谛听母女间的对话，并透过窗帘上的破洞窥视她们。那窗帘本是细纱布做成，现在颜色发黄，布满大大小小的洞眼，就象毛毛虫一圈圈啃啮过的一大片白菜叶子。这位好奇的过客看见：在两副绷架之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张贴有印花的公文，还有一盏油灯放在两只装满清水的圆瓶中间。他一望而知，那是一张法院的传票。只见克罗夏尔太太泪流满面；卡罗琳娜的声音也失去了柔和动听的色彩，而带上了颤巍巍的嗓音。

“妈妈，你为什么这样忧伤呢？莫利讷先生总不至于不等我绣好这条长裙，就急着拍卖咱们的家具，或者把咱们扫地出门吧？只要再有两个夜晚，我就能做完，亲自送到罗甘太太门上！”

“万一她还象平常那样不立刻给钱呢？还有，面包店的欠账也得靠这条裙子结清呢！”

旁观这场面的男子，早就有察言观色的习惯。他发现，母亲的悲伤之中带着几分做作，而女儿的哀痛却全然发自肺腑。他离去片刻之后，又回到原地。从纱帘里一张望，只见为娘的已上床歇息，年轻的女工却仍然伏在绷架上，不倦地继续劳动。桌上，在传票的一旁，放着一块切作三角形的面包，大概是她的夜餐，同时也是一种提示：勇担重任总会有所酬报。黑

衣先生极为感动，心中充满了悲悯，立刻通过一块破玻璃，将钱袋扔到姑娘脚前。然后，他不等着看那女孩儿的惊诧，便心情激动、耳热面赤地溜走了。第二天，这位感伤、孤僻的陌生人又途经窗下，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不过他未能回避卡罗琳娜向他表示的满腔谢忱。原来姑娘敞开了窗户，用小刀拨弄那盖满了雪的盛着泥土的方木盒。这费尽心机找出的笨拙借口，无异于告诉她的恩人：这一回她不愿意隔着玻璃窗同他晤面了。刺绣女工的眼里饱噙着泪水；她对恩人微微颌首，仿佛在示意：“我无以相报，只能以心相许！”但黑衣先生似乎一点也不懂这一番诚挚的心意。傍晚，当他再次路过时，卡罗琳娜正忙着糊上那块碎裂的玻璃。她借机朝他启开那雪白光洁的皓齿，仿佛用这莞尔一笑来表示某种许诺。黑衣先生即刻拐进了另一条街道，此后很久不复见到他在回旋栏街上露面。

到一八一六年五月初的某个星期六上午，卡罗琳娜在黑沉沉的两排屋子之间猛然看到一线晴朗明净、不见一丝云影的天空。于是她一面将一杯清水浇到那株忍冬的树根上，一面呼唤母亲：

“妈妈呀，咱们明儿上蒙摩朗西去散散心罢！”

说也巧，她兴冲冲地说着这话的当儿，黑衣先生正打窗下经过，脸上的表情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忧郁沉闷。卡罗琳娜对他投去一瞥温柔纯洁的目光，或许也可以把这看成一种邀请吧。于是第二天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克罗夏尔太太身着暗红色美利奴^①毛料礼服，头戴丝质软帽，颈围仿开司米长条花纹

^① 指原产于西班牙的细毛绵羊。